

黔中
文影

丛书

九重宮殿

王继平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九重宮殿

王继平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九重宫殿/王继平著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10. 5
(黔中文影丛书)

ISBN978—7—104—03221—2

I. 屯… II. 姚… 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 8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79746 号

九重宫殿

策 划: 成都世纪文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主 编: 姚晓英

责任编辑: 吴淑苓

责任出版: 冯志强 杨汝祥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邮政编码: 100097

电 话: 010—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—58930242 (发行部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贵州省安顺市印刷厂

开 本: 70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31

字 数: 470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978—7—104—03221—2

定 价: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文学挽留下的逝川流光

——《黔中文影》序

顾 久

姚晓英女士命我作序，我诚惶诚恐：明白自己底气不足，生怕写的东西惹人厌。但她带笑摔下两个硬梆梆的理由：

一、“一个人只有一个老祖宗噢”——因为据传我的祖上曾是明初镇远侯顾成，曾久驻安顺的，至今当地还有条“顾府街”；

二、“有戴明贤老师们的文章嘞”——因为我对戴老师们敬佩得很。“你看着办嘛”，我顿感心里沉甸甸的，晓得这次是推不脱了。

写什么呢？写心里话！这样对别人尊重，于自己的内心又何尝不是愉悦的旅途。关于生活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第一作者；关于生活的思考，每个人当然也就是自己思考与选择的哲学家。

人生的体会有人认为无奈、无聊、无意义。大多数人生活在一个“经验的”、“常识的”的层面：割麦便割麦，舂米便舂米，撑船便撑船，吃饭就吃饭，找钱就找钱，生娃儿就生娃儿……，等哪天有人问起来，就答“混得还马虎”。一个“混”字，就渗透了这种无奈无聊无意义。因此就有人投宗教而去，用“无情世界中的感情”来消弭孤寂；有人奔马克思而来，用



“解放全人类”来寻求崇高；当然也有的像戴明贤老师们，用拥抱和捕捉生活之美来超越生活，使自己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。

黔中文影丛书应该就是人生追寻诗意的旅途。

2010年，对生活在老安顺市的人们是一个大日子。因为这个城市的行政区划从安顺市更名为西秀区今年十年了。城市的很多街道和故事也渐渐远去。文字在其中做最后的保留，为城市真实存在的那些人和那些事。丛书作者队伍非常庞大。22本书，共21个作者。丛书分为文史类和文艺类。据说在编辑过程中，古稀老人们已经忘却身处时代忘却眼前的风景，放任着自己的记忆在文字中重回过去的老时光，四官桥就多次出现在他们书写的故事中。读起来很有意思，而且不乏深度。生于斯、长于斯的作者们展示了这一文化并思考着这一文化；对它的未来还充满激情和爱意地思着、想着。石板路上，那些马帮走着；接下来生活展示了它应该有的变化。于是，关于屯堡文化或者风景的认知成为作者们努力在完成的事业。

而文艺类作品中，年龄跨度较大成为书本以外的风景。60多岁的作者在文字中享受了写作与品读共同的快乐；十几岁的作者展示了与时代、与技术分不开的表现方式。丛书已经是一个立体的组合。黔中的文与影展示了自己的多彩。每一位作者都为自己的写作倾注了真情与心血。品读，你会对这方水土孕育的文气与才情与传承深深感慨：

文化的长存很不容易！古人才有南朝寺院临烟雨、白头宫女忆玄宗、白发渔樵作笑谈之类的叹息，而那个时代，千年才一代人：读的书，想的事，看到的世界千年都差不多；想想如王维一般的大诗人，站在长安喧嚣与繁华是人们所见的王维。

而可以写：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这般文字的却是真实的王维。更为准确的说，应该是自己的心灵所真实体会活着意义的王维。

生活节奏缓慢造就了这些深刻留在我们心中的文字影像。当今，十年一代人，称为“70后”、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：志趣、话语、行为十年就有差别了。这样的差别是生活所创造的风景，但又何尝不是文字尽情畅游的土壤？

我庆幸人类发明了文字，戴明贤老师们、以及丛书中不同年龄的作者们还能熟练地驾驭着，将短暂的生命和易逝的文化顽强而生动地延续下去。

海涅的“一个人的命运难道不像一代人的命运一样珍贵吗？要知道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他同生共死的完整世界”，是想说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。其实，每一个人如果能用文学描绘出他短暂而有限的文化世界，也将能长久地感染整个世界。黔中文影丛书中，关于屯堡的描述我相信一定不是屯堡的所有，但一定就是这一个人眼中的所有——其中包含着自己的家族记忆；包含着对费孝通老人乡土中国和现实乡土的另一种思考；在记实作品中，几位老人将自己的记忆作为礼物赠送给故土。品读几位老人在书中所写的故事；品读丛书中每个人所写的故事；小城已经是一个大城，一个作者的个体存在就是大我的一种存在——生活的精彩以文字作答。

因此，我对黔中文影丛书中的作者们充满了敬佩之情，他们用诗意对抗着平淡庸俗，用文学挽留住逝川流光。更何况，丛书作者们所写的那片石城，曾经是我的祖先居住过的故土？

是为序。

2010年2月13日



城市回忆与变革动力

——《黔中文影》序

余显强

《黔中文影》两辑摆在我们面前。

戴明贤、胡维汉、邓文郁、程国经、丁武光、王在卉、潘玉陶、姚晓英、伍永鸿、王继平集体出现在第一辑中，内容展示了黔中的商贸风情、屯堡积淀、城市变迁和变迁中的一切风景。

《黔中文影》第二辑则是文艺类创作成就的大展示。来自90后、80后的青年作家张佳楠、田金秋、陈丙正、蒋平平 and 来自50年代、60年代的作家吴之俊、杨汝祥、徐元新、赵永智、尚国栋、吴贤明，对屯堡文化情有独钟的李缨也加盟于黔中文影中。各位作家通过近年来创造的绘画、诗歌、散文、小说展示了西秀的文化风景和新人茁壮成长的喜人态势。

可以说，《黔中文影》是西秀建区10周年，生长在黔中、生活在黔中的老中青三代文化人和文学作品的集体亮相。

透过上百万文字，近千幅老照片，黔中的过去呈现在我们眼前，黔中的未来似乎也就在我们眼前。

文字说话然后城市妖娆。

这不是文学语言，这是每个人认知常识中的基本事实。

被这一事实概括的名城数不胜数。

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是常识。

四大民间故事之一中,许仙和白娘子的故事让很多人难忘,同时难忘的还有故事的发生地,还有这个美丽水乡的桥,桥很多,人们记住的是许仙和白娘子走过的桥是断桥。

城市因为传说生动,传说因为城市而真实。

黔中文影要完成的就是这样的工作。要为西秀的过去和未来留下文字途程。

从1381年开始,身处黔中心位置的西秀就是贵州人流、物流的大舞台,据《续修安顺府志》记载,安顺商业贸易的主要通道有六条:

东由湖南常德经镇远往来;
东北由四川重庆经遵义往来;
东南由广西梧州经独山往来;
南由广西百色经兴义往来;
西由云南昆明经盘县往来;
北由四川泸州经毕节往来。

这样的地理位置给西秀留下纷繁的风景。来来往往的客商带来不同地方的风物,风景。

徐霞客走过安顺时给安顺这样的评价:

层楼跨街,市集甚盛。

商贸繁荣和与商贸联系在一起的石头、石板、石房子是现实的画卷,走过四季风雨,成为记忆中最为珍惜的历史底片。这些风景在文字中得以完整保留,成为一幅幅风俗画卷——这幅画卷中所包含的乡土情结,对于安顺而言是地方民众精神的凝聚力的象征。看看在七眼桥镇三铺村村民自发保护的那条古驿道;看看中所村的山歌赛场;看看吉昌村抬汪公收获民间金奖的那份喜悦。每个人都会深深地领悟文化的力量,领悟文化传承的必要。



面向未来，每个城市都必然处于发展和变化的轨迹中，文字在这其中就做了桥梁，连接着城市的过去和未来。如同杭州断桥，联系着故事发生的时候、同时还联系着故事在行进的时光、联系着的必然还有城市的变迁。

文字成为时光隧道。

走进去就可以看见不同时代的城市历史，为未来的发展做权威诠释，把握着未来城市的基本方向。

如是，在2002年西秀文丛编辑出版后，西秀文艺工作者就一直致力于地方文化遗存的收集和保护工作，每一个人的文字，都体现浓烈的乡土感情。作家的努力似乎已经通过文字将自己和城市联系在一起，这是自己生命开始和丰满的地方，这是一个作家始终要记挂的精神故土。

读读戴明贤老师和胡维汉老师的文章吧，读读已经年逾古稀的几位老人的文章吧，黔中，已经不仅仅是商贸繁荣的一个商贾之地，在石板路上，在已经斑驳的石墙上，文字重新为我们雕刻了安顺的南北两门和东西两街。所有文字，都是我们对于自己家乡的又一次认知。

尤为可贵的是，在出版的两辑《黔中文字影》里，第一辑展示的是地域空间中的文化和文化积淀痕迹；而第二辑则展示的是文化西秀的实力和创造力。

一个地方的知名建筑可以被称为一个地方的地标；上海的东方明珠塔；北京的故宫、天安门和其他建筑；法国巴黎和它的凯旋门；这是国际大都市的著名建筑。这些建筑的伟大并不在建筑本身，发生在这些城市里的记忆构筑了另一个空间，补充了现实中的建筑，如同我们前面提到的杭州或者其他城市。

在我们身边，村民们视为神圣之物的几块石板、几米尚可辨别的驿道往往就是这个村庄的地标，精神上的地标。它

们存在的价值,不亚于大都市的地标,因为很多人的情感倾诉在其中。

石板、石墙今天真实存在着。在文字中、在精神的记忆里,马帮仍然在行走、这样的行走方式真实包含了这个地方民众珍惜的精神记忆,这些记忆将在文字的传承中成为永恒。

这就是地方党委、政府必须重视文化工作的意义。

面向日趋多元的社会、面向现代化快速列车,面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格局,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竞争力一定是革新的竞争力,是文化的竞争力,看看走进休闲时代的城市版图,独特的文化积淀在其中是最为重要的元素。黔中面向未来的发展,更是离不开百姓钟情的地方文化。

读丛书中的文章,早茶、早酒、四官桥会让安顺人体会在文字中亲近家乡的快乐;对外地人,收获的就是对安顺历史、地理的了解;对安顺人生活情调和品味的认知;是旅游过程中的新体验,如同很多年前走过这个城市的地理学家徐霞客。

在《黔中文影》中,文字不再是为表达服务的符号,它是一个又一个的故事,它是一个又一个传说,这些故事和传说,是每个城市都有的标记。通过这些文字,城市的回忆与变革动力已经成为一体。

在西秀建区十周年这一重要的日子,黔中21位作家的著作结集出版,是地方文化的一件大事;是一件可庆可贺的喜事;更是一件文化西秀战略有形化的实事,这套书对于过去所起的作用是——认知;对于未来所起的作用是——引导。

是为序。

2010年3月



拾历史残片 听大山回声

——《九重宫殿》序

吴之俊

为检阅家乡近年文学创作的成果，西秀区继 2001 年编辑出版了第一套（也是安顺市第一套）《西秀文丛》之后，第二套文学作品丛书《黔中文影》，在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正是橙黄橘绿时”（苏轼诗）的己丑之秋，又成方阵地推出面世了。同道王继平从 QQ 上传来了他的长篇小说《九重宫殿》，并托我为之写几句介绍《九重宫殿》的写作缘由、创作经过的序言。

作为“以文扬人”或“以人扬文”的特殊文体，序言因为是排在目录及正文之前，作者一般都是邀请德高望重的知名作家，或是邀请自己敬重的领导干部来写，籍以提高文本的“含金量”。王继平却不随流俗地让“无名无份”的我来为他写序言，真有点让我是受之有愧，却之不恭。为了这份不“以人衡文”的情谊，我推掉了×县邀我参加他们文化节的机会，依次认真重读了《九重宫殿》（原名《我的九重宫殿》），并将些许感受凑成了四首言为心声，不

吐不快的小诗，来做这篇“命题作文”的小标题。

—

细雨深秋懒出门，九重宫殿问古今；
开疆守土云烟渺，断壁残垣草蔓深。

稍微熟悉安顺一点的人都知道，在这方山雄水媚的土地上，既有《史记》中唐蒙“发巴蜀卒，治南中道，自犍道凿石开路，经牂牁江，通三千余里，直达岭南”的历史遗迹；也有被媒体誉为“一个神奇的移民群落”的屯堡人家和“明代江淮遗风的最后一朵玫瑰花”的屯堡文化；我们既为宁谷的古汉邑被专家认定为西汉王朝牂牁郡的首府而自豪，也为在双堡八番古汉墓出土的“星相图”，因没得到有效的保护风化而深深惋惜……或许是因为灯下黑的缘故，别说外地人了，连许多土生土长的安顺人，都忽视了在西秀区杨武乡洗马塘村的后山上，还有一处元朝安氏土司统治中心，俗称“安榨城”的古遗址。

位于安顺东南面 50 多公里，彝语“播勒大革”的安榨城遗址，建在杨武乡洗马塘村的后山上，因山形水势酷似一片海棠叶，当地的风水先生将其称之为“罗汉拜观音”。作为安氏土司统治中心的安榨城，遗址是由青石砌成，墙体厚度在 3 至 4 米之间，全长近 5000 米的城垣，因形就势地蜿蜒在逶迤绵延、壑幽崖峭的山脊之上。垣墙现存长 3600 米，南翼护墙长 750 米，北翼护墙长 350 米。城垣内草木丛生，鸟声啁啾，溶洞幽深、潭水清冽。尽管原有的建筑已经在岁月的风雨中坍塌，苔藓斑驳湮没在刺蓬藤蔓中，但从垣墙的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个城门；南翼墙和北翼墙的两个城门；距东城门 50 米处的衙门遗址等格局；不



难看出它当年的禁卫森严。问题是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当年，规模如此庞大的建筑，何时兴师动众的所建？建来何用？其间经历了哪些重大事件？原来的主人又迁往何方而废弃？原本是彝族安氏土司的王城，周边缘何变成了布依族的寨子等需要回答的问题，因为史书方志上都没有记载，一直是未解之谜。

老实说王继平与拾遗补缺的考古学，辨析异同的民族学并无瓜葛。只因对故乡有一份“离恨恰如芳草，渐行渐远还生”的情怀，让他充分发挥自己生在扬武，长在扬武，从小就耳濡目染地对安氏土司的家族兴衰，安家兵败羊边城的古战场、彝族安氏土司的官寨遗址等，熟悉得就像熟悉自家的神龛锅灶一样的优势，神驰万里又于史有据地写成了近30万字的《九重宫殿》。扬扬洒洒的《九重宫殿》，以纪实文学的翔实材料，汉彝（音译）错杂的语言文字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，粗犷古朴的民族风情，试图将僻处西南的大山深处，这座原彝族安氏土司官寨的安榨城，如何从昔日的金碧辉煌，流光溢彩的统治中心，到今天满目苍凉的断壁残垣的全过程。让人在光明与阴暗交迭的元末明初，希冀与失望并存的改朝换代，从朱明王朝要南征开疆，安氏土司要拼死守土这对的矛盾中，去满足不同的读者拾历史之残片，听大山之回声的不同需要。

历史既是在已经过去的年代里，所发生过的事件的资料汇集，也是后人了解前人功过是非、兴衰成败的文本。但应该看到由人记录下来的历史，决不能等同于实际发生过的事件。由于写史者个人的审美好恶、政治禁忌或生活习惯等因素，所记录的文字与实际的事实可能相差甚远。可以镜鉴一个王朝兴衰成败的历史尚且如此，遑论“所写的事迹，大抵有一点见过或者听过的缘由，但决不会用这

事实，只是采取一端，加以改造，或者生发开去，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见为止。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，没有专用一个人，往往嘴在浙江，脸在北京，衣服在山西，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”（鲁迅语）的小说呢？扯上那么多麻皮不粘豆杆的闲话，是想对某些人说一声：《九重宫殿》是允许虚构的小说，你们毋须拿着一个放大镜，到《元史》、《明史》，或《太祖洪武实录》之类线装书里，去寻章摘句地进行对照，横挑鼻子竖挑眼地说三道四……

二

对话安锁说往事，力图复原安梓城；
重现土司兴亡史，另类视角写南征。

《安顺府志·普里本末》载：“柏墨之长子居普里（播勒）者，累传至于唐世内附，唐为之置普宁州。今安顺府南七十里羊武大寨，有土司故城，即其地也”。其活动范围约以今天的西秀区为中心，含周边的普定、平坝、镇宁、紫云等县。有史可稽的酋长有：矣资、容苴、适姑、适尔、安锁、者额等，随着朱元璋对割据西南的蒙元梁王用兵，大批南征的将士留在驻地屯垦戍边，以及随后在“移民就宽乡”（俗称调北填南）的移民潮中，挟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和文化优势的“下江人”，从江浙苏皖大量涌入黔中繁衍生息，世居斯地的播勒大革部先民，或是拖家带口地迁徙他乡，或是被同化而融入其他民族，约在明洪武十七年（公元1384年）前后，就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。这从朱元璋对前往南京朝覲后向他辞行的者额：“今尔既还，当谕诸酋长，凡有子弟，皆令入国学受业，使之知君臣父子之道，礼乐教化之事，他日学成回归，变土俗同于中国，



岂不美哉”（《太祖洪武实录》）等上谕、圣旨里可见一斑。

小说《九重宫殿》从安锁在拿孔山上思索彝族安氏老祖先，为何要将普定土司府的九重宫殿，建造在崇山峻岭上开篇，像说明文一样在第一小节的“家园”里，将富丽堂皇的九重宫殿推到读者的眼前。尽管对每一重宫殿的描写，似有与当地的环境不怎么相称的瑕疵，但读者却能从其对每一重宫殿的功用，及神形毕肖的绘画，工艺精湛的雕刻，玉砌金镶的装饰，精巧绝伦的陈设等历历如绘地的描写中，不难发现两点极为重要的信息：一是宋元时代的黔中，并不像古籍中形容的“王化未及，蒙昧蛮荒，穴居野处，茹毛饮血”那样落后；这从隶属于普定路（元代的行政建制）的一个土司府，能建如此富丽堂皇的九重宫殿可见一斑。二是史书中“民皆夷獠，风气不类中州”的黔中，既不是“地皆蛮夷，山多箐穴，土无货殖，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处”（郭子章语）的黑洋大箐，也不是“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，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”（王阳明语）的那样闭塞。这从安锁的先人们为修建这座普定土司府，可以从几千里外的德本（昆明）等汉族地区，聘请技艺高超，知识广博的能工巧匠里也可见一斑。

爱·福斯特在《小说面面观》中说过：“有一定篇幅是虚构的小说，必须表现人的生活与人的灵魂，因而小说被看成是某一时期，社会生活与社会风俗的历史画卷。”唯其因为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《复活》，生动鲜活地表现了十九世纪沙皇统治下的俄国，各个层面上的社会生活状态，列宁才将《复活》比喻为“俄国十月革命的一面镜子”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：王继平界于乡土小说与历史小说之间的《九重宫殿》，也是反映“黔为边徼，三代前未入版图。……五胡之乱，沦为蛮族。唐宋仅存空名，羁縻而已”（《贵州通

志》)的黔中,宋明时期的历史变迁,民族矛盾,杀伐征战、家庭关系和人物活动的一面镜子。

透过《九重官殿》这面镜子,读者清楚地看到许多向来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历史影像。比如作为彝族“播勒大革”土司(酋长)的安锁,出于为儿女们的长远打算,聘请汉人中知识渊博的善阳大师,来教授儿女们的知识这一小节,就生动鲜活地反映了早在宋元时期,穿戴不同,语言各异,丧葬习俗,生活理念不完全相同的汉、苗、彝、布依等兄弟民族,就像“许多被装进一条麻袋里的马铃薯一样”(马克思语),大分散,小集中地在这方其山崇峦叠嶂,岗岭重沓;其路鸟道羊肠,迂回盘曲;其民蜂屯蚁聚,夷汉杂处;其俗尚武强悍,恩怨分明;其官军政合一,土流并设的土地上,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,但大事相帮,小事不扰的单元。他们和谐相处,彼此尊重,相互影响,取长补短地为推动这方土地的社会进步,经济繁荣,文化昌盛,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这从该书第二小节“祖先”中,安氏土司以太阳为君、月亮为臣、北斗为师的图腾崇拜;以龙喻君、蟒喻臣、蛇喻师、昆虫蝼蚁喻黎民百姓的政治架构;部族内君施令、臣断事、师祭祀的各司其职等,都是与汉文化相互渗透的证明……

西哲有谚云:“小说是一个民族的另类历史”,王继平的《九重官殿》也不例外,生动鲜活地展现了黔中社会生活与社会风俗的历史画卷。比如在第二小节“祖先”中,作者借普定土司府的军师善阳大师的嘴,以情景互彰,语言流畅的文学手段,用大量于史可稽,凿凿有据的历史资料,从历史、经济、文化等不同侧面,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安锁的彝族先祖,从天地上下尚未形成远古时期,经过千辛万苦的跋涉迁徙,螽斯衍庆的开枝散叶,其中有一支



到黔中落籍，成为拥有自己的一方土地，并世袭统治该族人民的一个“国中之国”，历代封建王朝也只能怀柔笼络，松散羁靡的普定土司府的全过程。

至于作者在“合残丛小语，近取比喻，以作短书，于修身理家，多有可观之辞”（桓潭《小说新论》）的《九重宫殿》中，是如何根据形象思维的创作原则，按照自己对生活的认识与感悟，截取普定土司府这朵历史长河中并不起眼的浪花，舒卷自如地通过相对完整的情节，用亦古亦今的时空设置；亦真亦幻的生活场景；亦美亦丑的人物形象；亦土亦洋的叙事方式等属于驾驭语言文字的问题，相信生活阅历不同，审美情趣各异的读者，各自在如品佳醪般的阅读中，仁智各见地会有什么样的收获，那就超出我这篇小序的范围了。

三

黔中墨客知多少，不随流俗王继平；
人赶时髦矜才藻，尔将桑梓苦耕耘。

得力于教科书和电影电视的传播，刘伯承 1935 年 5 月 26 日在四川小凉山的干海子，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的“彝海结盟”早已为人们所熟知；而彭德怀在 1935 年 4 月 14 日，与镇宁六马的布依族首领陆瑞光的“六马结盟”，却很少有人知道。须知，从时间上看：“六马结盟”比“彝海结盟”早一个月零十二天；从成果上看：“六马结盟”保证了红军顺利通过沟壑纵横的六马山槽，与“彝海结盟”保证了红军顺利通过山高路险的大小凉山有异曲同工之妙；从战术上看：“六马结盟”后红军 1935 年 4 月 16 日，从江龙急行军 180 里长途奔袭坝草，抢占北盘江渡口的制高